

秋来无声

秋天不打一声招呼就来了，无声无息。绚烂的夏花还未凋谢，秋天已经捷足先登，用一片秋叶当做标签，大自然开始了新的篇章。

秋意初来，正是巧施淡妆恰恰好的时节。暑热退潮，秋未见寂寥的迹象，一切都美得像邻家的美女，增一分太浓，减一分太淡。天有几分凉意，却还未感觉到冷；一叶知秋，却未到“无边落木萧萧下”的萧条之时；瓜果遍地，却未见丝毫颓败的迹象……秋来无声，季节巧妙过渡，让人不觉突兀，难以察觉，却又渐生欢喜。

秋来无声，却见天空越来越高。空气中多了几许清爽，云淡淡，风轻轻，带给人舒适的感觉。

天空好像从来没这么蓝过，白云好像从来没这么白过，像被水洗过一样，清亮亮的。这个时节，天空的云最富变化之美，云朵轻盈美丽，姿态万千，简直就是天空的一首抒情诗，让人忍不住要长久地凝视，看云卷云舒，心情也如云空一样开阔无边。如果有“晴空一鹤排云上”，秋天的味道就更加爽朗了。仰望秋空，真想让自己变成一只秋空的鸟儿，自由自在地扇动翅膀，无拘无束地飞翔。

秋来无声，只是风已经变得凉爽了。清晨出门，沁凉的风滑过肌肤，无比舒适。忍不住说：天凉好个秋！秋风是洒脱和飘逸的，追着秋风的脚步，来到秋天的深处。风扬起长发，人不由

沉醉了。跟着秋风翻越了一道道青山，一片片原野，你会发现，风仿佛是一支巨大的多彩画笔，把山间、原野涂抹得五彩斑斓。秋风无语，却用自己的方式把秋天的讯息传递。秋风最贴近我们，给我们最直接最真切的感觉。一场秋风，一层凉意，惬意无比！

秋来无声，却见一抹淡淡秋色染过。夏天的基调是绿色，当绿演绎得酣畅淋漓，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，大自然的色彩变得多了起来。“山明水净夜来霜，数树深红出浅黄。”原来青绿的山，如今变成多彩的花圃，花与叶，红的、黄的、紫的，一片片，点缀其间，演绎着秋之浪漫。原野上，黄的玉米，红的高粱，都呈现出

秋天的色彩。菜园里，红的西红柿，紫的茄子，都在一笔笔涂抹着秋色。无边的秋色里，悄悄地上演着一场热闹的盛会。

秋来无声，却闻到成熟的味道弥漫开来。春华秋实，收获的季节就这样来了。这样的季节，我最想回到老家的千里大平原上，去感受秋天的味道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成熟的果实在向你招手。春天里那些千娇百媚的花，沐浴了阳光雨露，终于变成散发着清香的果实，秋天因此变得甜美而厚重了。

秋来无声，季节有情。我们站在时光的路口，眺望秋天的枝头，醉在无边的秋色里……

■马亚伟

秋声秋韵

(外一首)

■任崇喜

月光如纱，虫鸣盈耳。幕天席地，草台茅柱，整个秋季如同一出盛大的音乐会，大自然的名角伶纷纷整妆理袖，鱼贯登场：金龟子、蝈蝈、蟋蟀、油蛉、蚱蜢、纺织娘……

白露为霜，霜寒凛凛，躲在墙角屋檐的蟋蟀把憋闷了一个夏日的歌声和盘托出，那如水般的吟咏让人如置身高洁的天空之下、丰硕的园圃之中；凉月如眉，扁豆花间，纺织娘婷婷袅袅轻移莲步，月色里轻轻振羽，淡喊喊如纺车之声彻夜未停；金铃子鸣声铿然，如铜钹颤音，于纤细中流淌出金声玉振，听得人如痴如醉；秋阳熙熙，蝈蝈蹦足颤须，阔首扬面，音域或粗浊响亮，或尖锐清越，或急促紧凑，或徐徐从容，如丝如缕……

西风起，寒霜降，唧唧秋声如汛起，如雨骤，如丝竹管弦，群响毕至，灵趣各抒，美到极致。这样的秋声，贴墙可听，临窗可听，倚枕可听，梦里可听，是对自然造化的动情歌吟，是对微薄生命的无限依恋。这虫声，切合秋韵，给人以秋的情思。

聆听之际，秋意就如泉水在心田滋生。

秋叶静美

一叶知秋。

一片，两片，三片，风中舞蹈着的，雨中淋漓着的，俨然风情万种的精灵，蔚然成眼中的风景？

抛却春日的鲜嫩，褪去夏日的狂躁，抹上一缕岁月的金黄，披一袭风雨后彩虹的红衫，在枝头聆听秋的过往，在风中闪烁淡淡的轻愁。悠然的下落中，洒脱而自然，清新又飘逸。

在风中妩媚过，在雨中抗争过，雷电承受过，清晰有力的脉络见证着成长的过程。站在高高的枝头，美丽的风景，只有它看得最远看得最清！暮色中，当暗香流动的秋风送来秋虫轻诉的爱恋，叶子挣脱树的依恋，在风的陪护下，舞蹈着，翩翩投入大地的怀抱，将珍藏了一个夏季的故事悄悄地讲给大地母亲听。

片片落叶，金黄堆砌。即便是在人迹罕至的小巷中，也为清秋装点了几分暖意。它们洋溢着满足的微笑，最终……化土为泥。

临近人生的秋天，站在萧瑟的秋风里，面对满地黄叶，我检拾起一份豁达和宁静。

行走的手表

小时候，20世纪60年代，跟随父母生活在部队，那时候父亲就戴着手表，所以对这个让人们知晓时间的日用品并不陌生。

当时的部队，干部一般都戴着手表，战士由于津贴低，只有几元钱，又可能部队有限制，似乎都没有手表，反正有军号和哨子，还有干部召集，又是集体生活，也不需要手表。战士只要提拔为干部，月工资就有五十多元，省吃俭用总是要买一块表，军队管理需要，还有一个面子问题。当时手表凭票供应，但对部队有所照顾，所以我见到的干部几乎都戴手表。有些战士回家探亲，虚荣好面子，或许为了找对象，就像借四个兜的干部服一样，借块手表回家。

当时大家戴的手表，大多为国产的“北京”“上海”“东风”“海鸥”等牌子。偶尔听大人说，瑞士有种手表“欧米茄”，三四百块钱一块，许多有身份的人都戴。我听了咋舌，十元一张的票子要三四十张，我从未见过。

后来回到老家县城，发现手表还是紧俏时髦物，“北京”“上海”“东风”“海鸥”等名牌表买不到，有块省内产的“聊城”牌戴着也行。我就是通过手表知道山东省还有一个聊城地区。

高中毕业下乡到农村，发现社员对手表不敢奢望，戴手表的极少，都是大队干部或者脱产干部家属。大队贫下中农协会主席五六十年，也不识字，居然也戴表，伸出胳膊让别人帮忙看时

间。有个脱产干部家属，穿戴和其他农妇明显区别，很脱俗，自己在家又干缝纫另有收入，戴着手表很显眼。我觉得社员没有手表也不缺啥，看看太阳大体知道时间，该吃饭吃饭，然后到一个地方集合，集体出工。需要出发，队长就喊着走了，累了要休息，也是队长说一声，该收工了，队长喊一嗓子，各回各家。社员跟着队长的节奏走就可以。

再后来回县城工作，觉得我也应该有块自己的手表了，通过关系买的是天津产的“东风”牌，比“北京”牌略低一个档次，120元一块，比“北京”牌便宜5元钱，跟了自己好几年。20世纪80代中后期，县里有从福建来的生意人，经常带来走私的电子

表，比起每天需要上弦的国产机械表时髦了许多，我很是羡慕。直到有了国产电子表，我买了一块戴上，免了每天上弦之劳。我老家在农村，经常回去看看，这时候的农民对手表的需求旺盛了，到处找路子去买。城里有亲戚来，听说有人甚至强行拽下来，塞上钱便把表留下来。女孩嫁人也要男方买块手表做嫁妆。我在县统计局工作，农村每百人拥有多少块手表也是衡量农村发展的重要指标。

再后来，手表成了平常物件，一般手表几十元上百元就能买到，一样看时间。想戴手表随时买就可以，不费多大事。而且手机普及后，许多人像我一样，不再戴手表了。

■管锡云

偷枣

村小学在村东北角，翻过学校北墙是一条东西流向的小河，小河北岸堤坝下面的三间土屋里住着老两口，没有围墙的院子里有棵高大的枣树，枣树靠近堤坝。那时候的孩子，鼻子灵，眼睛尖。鼻子能闻到几里外的瓜果梨桃的香味，眼睛更能穿透校园的围墙，越过宽宽的河床看见枣树上那泛着金色的枣子。我们在午饭的空儿偷偷去看，枣树上挂满了紫红色的枣子，秋风拨开树叶，颗颗枣儿在秋阳里闪烁，让人口齿生津，忍不住直抿嘴唇。对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，那就是孙猴子眼里的金人参果，看过两次之后，我们再也按捺不住蠢蠢欲动的心了，哪个孩子不嘴馋呢？

那是一个秋日的清晨，和两个同学约好起了个大早，在学校

门口集合后兴奋地直奔那个小院去了。清晨的丝丝凉意也难掩内心的激动。走到一看，那个老头正披着衣服站在院子里抽烟呢。热乎乎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，只好装作路过的样子，若无其事地从河坝上走过去，可仍然忍不住多瞅了几眼枣树。晨曦中，那一树诱人的枣子就那么静静地挂在树上。我们实在不忍就此离去，躲在远处偷偷地看，等了一会，老头抽完烟转身回屋了。我们飞快地跑过去，三个人按商量好的一起摇晃起枣树来。枣没落多少，我看见旁边有一截手臂粗的木棍，捡起来朝着枣最多的树枝扔去，打落了不少枣子。打了两三次，每个人快速地拾了一把，飞快地跑了。跑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，不知啥时候老头又抽着烟悠闲的站在

院子里了，我惊出了一身汗。我们斜着穿过干涸的小河，翻墙进了学校，砰砰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。老头一定是看见我们偷枣了，何况打落的树叶洒在干净的院子里是那么扎眼，奇怪的是，却没有听到老头大声的训斥，或者喊捉贼的声音，但我们仍然心有余悸。

秋日的天空被擦得越来越亮，三个人蹲在校园的墙根下，掏出枣儿，一个一个数着，把枣用手拧一下就放进嘴里，或许偷来的枣子，吃起来是那么香甜。还没嚼两口，就被一个同学叫住了：“我们不能吃，那个老头要是找到学校来怎么办？吃了就没法还他了？”我们一想也是，都不吃了，把枣又装到口袋里，满怀心事地赶回家去吃早饭了。

早饭后回到学校，一副若无

其事的样子，谁能想到我们的口袋里装着兴奋和不安呢？不时地摸一摸，就像摸着一个秘密。忐忑不安的过了一天，未见老头来找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却再也不敢去偷枣了，这真成了我们仨的一个秘密。

后来想想，孩子的把戏在大人眼里是很幼稚可笑的。几个孩子起那么早去河坝上转悠，还有那掩饰不住的眼神，能瞒得过老人吗？真感激老人用他的宽容和睿智保护了我们的自尊。

又到秋风染黄绿叶，枣儿挂满枝头的时候，不禁想起这件尘封的往事，而当时的兴奋、慌乱和惊险依旧穿越几十年的岁月让我心跳加速。这是我儿时唯一做过的出格的事，在孩子的世界里，不可谓不惊心动魄。

■吕奎